

■方水土

山籁·『胡呐喊』记

谢耘

车子驶离桃江县城，向着大栗港镇的方向开去。窗外的景致，渐渐从市井的喧嚣过渡到乡野的宁谧。丘陵如凝固的碧浪，一层层推向天际，稻田、茶园、竹林点缀其间，勾勒出江南独有的绵密与丰腴。我来此，是为寻找一种声音，一种名为“胡呐喊”的山野之音。

“胡呐喊”，这名字初次入耳，便觉一股率真坦荡之气扑面而来。同行的当地文化馆老吴笑道：“‘胡’嘛，在我们这儿有随意、率性的意思。‘呐喊’，就是敞开了嗓子吼。合起来，就是心里怎么想，就怎么唱，没那么多规矩。”他顿了顿，望向车外起伏的山峦，补充道：“因为它声音亮，传得远，能翻山越岭，我们也叫它‘过山仑’。”

一个“胡”字，道尽了其草根的精髓；一个“过山仑”，则绘出了其生命的形态。我暗自思忖，这该是怎样一种不拘一格、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歌谣？

我们的目的地，是镇子边缘的一个小村落。老吴说，今天约了詹老爹，他是镇上还能原汁原味唱几段“胡呐喊”的老把式之一。

詹老爹的家坐落在山脚，屋后是蓊郁的竹林。见到我们，他很是热情，古铜色的脸上皱纹深刻，像是被山风与岁月一同雕刻而成。提起“胡呐喊”，他的眼睛亮了起来。“现在年轻伢子都不兴唱这个喽，”他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，但随即又扬起声调，“不过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记得一些。”



益阳桃花江竹海。熊朝阳 摄

他领我们走到屋前的谷坪上，这里视野开阔，对面是郁郁青青的“仑”（丘陵）。他没有丝毫酝酿，清了清嗓子，便仰头唱了起来。

那一声起调，如同一支响箭，骤然划破了山间的寂静。声音高亢、锐利，带着一种原始的冲击力，直蹿上云霄，又在山谷间碰撞出回响。它的旋律并非我熟悉的任何一种民歌调式，起伏很大，音域极宽，真假嗓转换自如而突然，有一种不加修饰的、近乎嘶哑的穿透力。歌词是地道的桃江土话，我听得不甚分明，但那声音里蕴含的情感却是共通的——那是一种对天地自然的倾诉，一种从胸膛里直接迸发出来的生命力。

一曲终了，余音仿佛还在山峦间袅袅盘旋。我半晌才回过神来，心中震撼。老吴解释说，刚才唱的是旧时“开秧门”时的“插田歌”，是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。詹老爹憨厚地笑笑：“瞎唱的，瞎唱的，就是‘胡呐喊’嘛！”

这“胡呐喊”三个字，此刻在我听来，已不再是字面上的随意，而是一种举重若轻的自信，是一种与生俱来、与这片水土血脉相连的艺术自觉。

坐在詹老爹堂屋的竹椅上，喝着浓酽的姜盐豆子芝麻茶，我们聊起了“胡呐喊”的来历。“要说这歌是怎么来的？”詹老爹抿了一口茶，“老辈人传下个故事，说是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，民工苦啊，秦始皇的女儿心善，就编了山歌给大家唱，解乏。”他随即哼唱起那个著名的起腔句：“崖边唱歌请莫怪，只怪秦始皇小姐作出来，锣鼓无槌打不响，山歌无姐唱不成。”

这传说无疑为“胡呐喊”披上了一层浪漫的、悲悯的色彩，将之源溯于一种高贵的人道同情。然而，剥开这传说美丽的外衣，其真正的根，必然深深扎在这片桃江土地的肌理之中。老吴是文化工作者，他的解释更贴近本质：“归根结底，是劳动创造了它。”

可以想见，在漫长的农耕岁月里，先民们在这片丘陵间刀耕火种。烈日当空，弯腰插秧，汗滴

禾下土；或是在崇山峻岭间伐木、垦荒，筋骨疲惫。当肉体的重负达到极限，精神便需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。于是，一声呐喊，从肺腑中喷薄而出。这呐喊，起初或许只是简单的“嗨嘿”之声，用以协调动作，鼓舞士气。渐渐地，这声音里被填入了歌词，融入了对收成的期盼、对爱情的向往、对生活的调侃。它是在劳作中喘出的一口大气，是疲惫时点燃的一杆精神烟斗。

它不仅服务于劳动，也丰富了生活。詹老爹说，过去村里耍花灯、打地花鼓，开场必先“打”一个“胡呐喊”镇场子。他信口又唱起另一段：“花鼓好唱口难开，仙桃好吃树难栽，要吃仙桃拿钱买，要看花鼓你站拢来。”这歌声，如同戏台的锣鼓，有开场、召唤、凝聚人心的魔力。它是民俗活动活的灵魂，是乡村公共生活的黏合剂。

“胡呐喊”看似随心所欲，实则内有乾坤。老吴告诉我，别看它“胡”，其发声方法非常独特，需要极高的嗓音条件和对气息的强大控制力。“它不是用我们平时说话唱歌的嗓子，”老吴比划着，“感觉是从后脑勺，从头顶‘抛’出去的，所以才能那么高，那么远，那么有劲道。”

詹老爹在一旁点头：“是的咯，没练过，硬喊，几下嗓子就哑了。我们这都是老一辈口传心授，自己再慢慢悟。”他坦言，现在的专业歌手，哪怕音准、技巧再好，也很难唱出那个“味”。那个“味”，是土生土长的方言韵味，是浸透了山野气息的泥土味，是历经生活磨砺后的人生况味。

然而，也正是这种独特的、依赖于特定语境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，使得“胡呐喊”在今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詹老爹叹了口气：“我儿子孙子都在广东打工，他们听周杰伦，跳街舞，觉得我这个土掉渣了，不肯学。”曾经的乡村，物理空间相对封闭，“胡呐喊”有其生长的肥沃土壤。如今，年轻人拥有了更加多元的文化生活方式，这种源于农耕文明的原生态艺术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“后继乏人”的窘境。

我想起资料上记载的荣光：1956年，大栗港

艺人王训元赴省城汇演，一曲“胡呐喊”夺得金奖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音乐工作者们深入乡间，搜集整理了大量曲目，其中多首被收入《中国民间音乐集成》的国家卷本。从山野走向庙堂，它曾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获得认可。但荣誉之外，如何让它在生它养它的土地上继续活下去，却是一个更为沉重的课题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辞别詹老爹。夕阳将山峦染成金红色，炊烟在村落下空袅袅升起，宁静而祥和。归途上，詹老爹那高亢激越的歌声，依旧在我耳边回荡。

这歌声，是山的一部分，是风的一部分，是历史的一部分。它记录着先民劳作的全部艰辛与微小的欢愉，承载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集体情感与记忆。它不像博物馆里被精心保护的青铜器，它更像一棵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野树，其生命与周遭的环境息息共生。一旦环境剧变，它便面临枯萎的危险。

但我也想起老吴的话，语气中带着坚定的希望：“困难是有，但我们没放弃。文化站也在想办法，组织老艺人授课，编教材，想把它引进中小学的兴趣课堂。总不能让它真的成了‘绝响’。”

是的，“胡呐喊”需要守护，但或许不仅仅是作为“活化石”被封存。它更需要在理解其精髓的基础上，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转化。也许，它的音乐元素可以融入新的创作中；也许，它的演唱形式可以结合文化旅游展示，获得新的舞台；也许，它所承载的那份真挚、豪迈的情感，能穿越时空，打动今天渴望释放压力的都市心灵。

车窗外的山峦在暮色中呈现出深邃的轮廓，像一群沉默的巨兽。我忽然觉得，那一曲曲“胡呐喊”，就像是这群山的心跳与呼吸。心跳或许会因岁月而变得微弱，但只要山还在，土地还在，那蕴藏在其深处的律动就不会真正消失。它只是在等待，等待一阵崭新的春风，一场新的雨露，让这古老的山籁，能以某种新的方式，再次破土而出，响彻云霄。

■艺术论坛

旧粮仓变身美术馆，文化资源如何“下沉”

何玲

斑驳的砖墙内，流淌着斑斓色彩。在永州湘江西路，一座1992年建成的标志性拱板仓经改造后，成为湖南美术馆永州分馆，正式向公众开放。这座占地约4700平方米的建筑，在几个月前还是闲置的仓库，如今集艺术展厅、光影展厅、创作空间、图书吧及咖啡文创商店于一体，成为全省唯一落户市州的省级美术馆分馆。

湖南美术馆永州分馆的建立，是一次省级优质文化资源如何有效“下沉”的探索。永州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，文脉绵长。同时，永州距离省会较远，是文化辐射需要抵达的“末梢”。湖南美术馆永州分馆的建立，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置的共建模式，实现资源的可持续下沉，是对“热门场馆一票难求”与“中小场馆门可罗雀”这一文化资源分布不均问题的回应。不同于简单的“送展览下

乡”，湖南美术馆不仅向分馆输出展览，更建立起涵盖学术支持、策展指导、人才培养的系统机制。

当前，湖南省正在推进博物馆“省市联动”体系改革。相比博物馆系统的联动改革，美术馆分馆模式更强调“微改造、轻介入、保安全”的设计理念。项目团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建筑的屋架结构与历史形态，尊重地方建筑的历史风貌，通过轻量化设计赋予旧建筑新的生命。粮仓被改造为美术馆，具有特殊的美学隐喻。建筑原有的工业感与艺术展览形成有趣的对话，历史空间与当代创作在此碰撞。

湖南美术馆永州分馆开馆之际，“潇湘万象——湖南美术名家邀请展”同步亮相。首展汇聚了黄铁山、朱训德、刘云、旷小津等艺术家的精品力作，作品涵盖水墨、工笔、油彩、水彩等，

搭建了当代湖湘艺术与永州文脉的对话平台。艺术通过在地化转化，真正融入地方文化生态。

更值得期待的是，第七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在永州举办，艺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成为分馆面临的重要课题。湖南美术馆永州分馆已提前谋划，计划围绕大会主题策划特色活动。正如长沙美术馆“何以潇湘”展览所尝试的，观众可以通过画作“种草”旅行目的地，从看画到游画，形成深度文化体验。强化区域联动与资源整合也不可或缺。这方面可以借鉴“大张家界”国际旅游区的城市协调机制，在政策制定、项目建设、信息共享等方面强化协作。

这座旧粮仓的转型，或许只是开始，它预示着 一个更加多元、更加平等的文化图景正在展开。（本栏目由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）

■音乐咖啡

唱出“时代的心跳”

邓永旺

日前，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名单公布，由湘籍青年诗人、词作家向明作词，作曲家孟勇作曲，女高音歌唱家王丽达演唱的歌曲《相约新时代》成功入选。《相约新时代》是一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深刻情感内涵的音乐作品。这首作品像一面棱镜，折射出当下主流歌曲如何构建认同、传递情感与塑造审美。

从音乐本体看，《相约新时代》展现了精心设计的层次与融合。其旋律流畅而多变，以轻快的节奏开篇，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音乐世界。随着旋律的推进，民族风情与现代流行元素巧妙融合，既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风格，又适应了广大听众的审美需求。在和声的运用上，歌曲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。配器上，铜管、木管与弦乐等音色协调搭配，丰富了歌曲的层次感，使得旋律更加饱满、动人。在和声的映衬下，主旋律更加突出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音乐冲击力。

歌词是作品精神内涵的集中载体。“阳光和

鲜花相约，把春天打开/乡村和城市相约，都换了色彩/高铁和高速相约，让节奏加快/我和祖国相约拥幸福小康人怀……”“绿水和青山相约，把蓝图打开/朝霞和白鸽相约，飞向了天外/嫦娥和神舟相约，展华夏神采/我和祖国相约将伟大梦想期待……”。《相约新时代》以生动的意象和深刻的寓意，将新时代与人们的情感紧密相连。对春天的热爱与期待、新时代的憧憬、乡村与城市的和谐、绿水与青山的壮美，这些意象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。同时，歌词还深入挖掘了新时代的内涵和价值，通过撷取高铁、高速、嫦娥、神舟等现代元素，展现了新时代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，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歌唱家王丽达的演绎，为作品注入了灵魂。她凭借宽广的音域、纯净而富有质感的音色，以及精湛的气息控制与共鸣技巧，游刃有余地驾驭了歌曲从细腻低回至磅礴激昂的情感跨度。

她的演唱并非单纯的技术展示，而是将深厚的民族声乐底蕴、真挚的时代情怀与个人的艺术理解融为一体，既保留了原曲的精髓，又注入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，使得演唱更加生动、感人。

在情感表达层面，《相约新时代》通过旋律的起伏、节奏的张弛、配器的烘托与人声的演绎，营造出真挚而充沛的情感流动。尤其在歌曲高潮部分，“我和祖国相约，将伟大梦想期待”以激昂坚定的姿态喷薄而出，成功地将个人情感升华为集体的时代豪情，焕发出鼓舞人心的震撼力。这种情感表达，既有时对新时代的深情礼赞，也包含着对奋斗精神的呼唤，实现了艺术感染力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。

总体而言，《相约新时代》是一首在艺术构思与时代表达上均较为成熟的作品。它通过词、曲、唱三者的有效协同，在主旋律审美范式内，达成了风格融合、意象创新与情感共鸣，为同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。

■影视观察

当记忆告退，爱是唯一的路标

朱敏

“瓜子，花生，下一句是什么？”电影《过家家》中这句反复出现的简单认知测试，却成为阿尔茨海默病老人难以逾越的鸿沟。成龙饰演的“任爹”任继青眼神茫然、无助卡顿，一种无声的共鸣与同情在悄然蔓延。

中国目前约有17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，其中逾七成曾遭遇安全风险。“任爹”不仅是银幕角色，也可能是我们身边逐渐记忆模糊的长辈，甚至指向许多人无法预知的未来。《过家家》通过一场始于谎言的“过家家”，重新解构家庭的定义，让观众在笑泪交织中，直面衰老、孤独与爱的本质。

电影最初的震撼，来自明星的祛魅。当成龙以满头白发、动作迟缓甚至生理失禁的形象出现时，那个“强者永不老去”的神话被悄然击碎。这种颠覆不仅是演员的勇气，更是艺术的真诚。

成龙曾坦言，接演此角色是为贴近因阿尔茨海默病忘记自己的母亲。他将失能老人的脆弱演绎得具体而生动：深夜出走迷失街头，将租客认错成儿子、抓着桌布图案啃食、在雨中举着名字牌委屈瑟缩……英雄迟暮，比凡人衰老更具悲剧美感。在疾病面前，所有人的脆弱平等。成龙褪去的不仅是动作明星的光环，更是社会对“父亲”与“强者”的僵化想象。看着他如此真实地演绎衰老，我们仿佛也在与“父母必须永远强大”的执念和解。

影片并未将疾病简化为煽情的苦难展览，而是冷静描绘记忆崩塌后，情感如何以更原始、纯粹的方式重建生活。疾病如雾般掩埋认知路径，却让情感的灯塔更加凸显。任爹的世界里，事件、人名、时间线变得模糊，但“被爱”与“去爱”的感觉愈发鲜明。

导演用大量生活流细节，表现任爹对儿子的执念式关怀：每天6点喊起床，复刻训练日常，鼓励“你是世界冠军，不要看轻自己”；默默准备儿子爱吃的菜，微波炉爆炸时本能地用身体遮挡；深夜冒雨去老地方等待，清醒时叮嘱旁人帮“儿子”学技术谋生计……当认知功能退化时，人性中本真的情感需求反而裸露。爱、依赖、对陪伴的渴望，在记忆废墟上如野草般疯长。

由谎言编织的“临时家庭”是电影的灵魂。这个“家”没有血缘关系，起初各有算计，却在见证彼此的脆弱与真诚后，选择留下承担责任。这场“过家家”最终超越了表演，抵达了比许多真实家庭更深刻的情感。它如寓言般回应了现代社会的孤独：家人并非命运的馈赠，而是认清生活真相后，依然愿意携手共度的主动抉择。

电影的情感内核凝聚于一句看似平淡的台词：“尽力就行”。在那场“假奥运会”上，任爹跌跌撞撞奔向即将上台“比赛”的“儿子”，轻轻说出这句话，具有双重救赎意义。

传统中国式父子关系中，父爱常与沉重期望捆绑。当时光淘洗浮华，疾病剥离虚荣，“尽力就行”意味着爱回归最本质的形态：我爱你，无关成就，只因你是你。这是一代父亲迟到的成长，父爱从“望子成龙”的功利期许，回归“开心平安”的朴素祝福。

对钟不凡而言，这也是一种救赎。他在伪造的父子关系中，意外治愈了原生家庭的缺憾，学会接受无条件的爱。这场“过家家”让扮演父亲的老人学会如何做父亲，也让扮演儿子的青年学会如何做儿子。他们在彼此身上算出对爱与遗憾的和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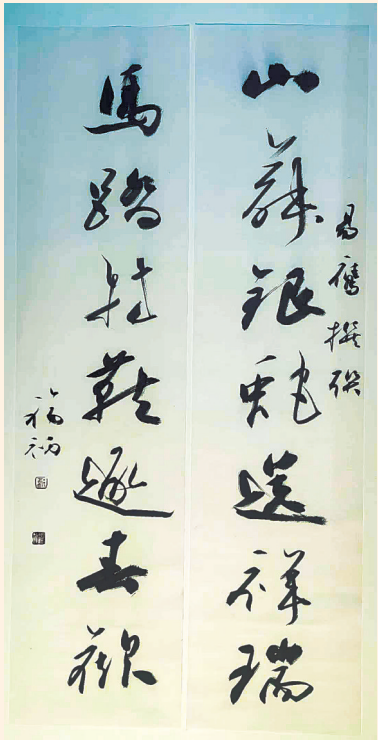
这句话亦是给所有照护者乃至每个人的精神礼物。照顾久病亲人如同漫长马拉松，伴随疲惫、挫败与自我怀疑；其他人的人生，也难免艰辛困顿。“尽力就行”如一句温柔赦免，承认人类的有限，肯定过程的价值，消解“必须完美”的道德重压。它让人豁然开朗：人生不是必须拿满分的考试，而是由一次次拼尽全力的尝试组成的旅程。

《过家家》的结尾没有奇迹。任爹的病未好转，新墓碑上刻下两位孝子的名字。但影片让我们深信：在记忆消失的沙滩上，爱的印记会被永恒留下。对那1700万经历“漫长告别”的家庭，这部电影是一面镜子，也是一束光。它虽未给出医学答案，却提供了情感的处方：耐心倾听、温暖守护、不离不弃。

《过家家》提醒我们，重要的不是拼命对抗遗忘，而是如何在不可避免的失去中，用爱为彼此建造一座可以栖身的岛屿。当记忆最终告退，爱，将成为指引我们回家的唯一路标。



电影《过家家》剧照。



山舞银蛇送祥瑞，马踏飞燕迎春欢。
易鹰 撰联 鄢福初 书

